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長安鄭
振鐸
請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言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善曰 史記李斯者楚上人也西說秦

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之令

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公求士向曰士謂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善曰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

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

殺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迎蹇叔於宋來

事大悅授之國政翰曰戎宛小國名迎蹇叔於宋來

邳豹公孫支於晉善曰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

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邳芮不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本無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霸西戎翰曰產生也孝公用商鞅於之法向曰公孫鞅

商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君

侯親服善曰史記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

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疆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秦之治國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

因此而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

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

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

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

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

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

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

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

也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

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郢鄢楚二縣

蓋秦令人據

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

史記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

成臯地名膏

從

壞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

昭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姓魏氏各冉同父弟

曰羊戌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

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豐害

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羊戌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此上善本無四君

皆以客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猶累向使四君却客而

不善本作

納踈士而不善本作

弗善本作

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有和氏善本作

隨

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五臣本作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鱣徒之鼓

河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

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于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

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鱣皮可以冒鼓也

氏寶則下和之璧太阿劍名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悅之何也奉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本

無可字則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决

不實外廩善

曰

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室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作以飾後宮充

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銑曰充滿陳列也娛心意悅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

璣之珥阿縞古老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曰

說文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

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珥瑤也縞縞帛也出阿縣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治美也窈窕

美貌美也出於趙夫擊雍瓦於善本作缶彈箏搏髀陛而

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曰雍瓦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

節樂翰曰搏擊也髀腿也鳴鳴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善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也

舜樂武象周樂也今棄擊雍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五臣本無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當前適觀

而已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

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本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濟曰跨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李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

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郭象莊子

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裹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本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

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濟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始淳曰衡猶稱

之衡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推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善曰史記曰

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

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

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銑曰晚節末路謂二出時也扣擊也承谷關各咸陽秦所都也 何則問辭 列郡不相

親萬室不相救也 秦之政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善曰 史記秦惠王遊至北河 徐廣曰去地之河上也蘇林曰

西復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齊曰 闕城不休 胡即匈奴 言胡人馬盛揚塵於焉不見鳥獸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

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良曰輦車運輦 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

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比伐何 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 文言其所由也

則疆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

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 六 河間之地 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餘文同

齊望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 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 與呂后 漢書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

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齊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壁光為濟南

王也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 地尊曾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

城陽顧於盧博 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

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邵王之章失職歲 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文曰二

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 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 翰注同 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 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 見遷殺也 漢書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

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陽為廬江王也 齊曰 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

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

大王不憂臣恐救

大王不憂臣恐救

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始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良曰言諸國皆有其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下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

之微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各還聚也青陽水名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御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

向曰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此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

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王憂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游者為之談說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

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善曰爾雅奸求也奸與干同然

臣所以五臣本無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善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

行也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執至鳥累百不

如一鶚善曰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鶚鳥比諸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絃縣服叢臺妾下者一旦成

帝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善曰服虔曰全

三也絃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

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淮南連山東之代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淮南厲

昭曰徙蜀嚴道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然則計善

作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

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良曰諸專諸

賁子孟賁皆古勇士不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

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善曰臣瓚以為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善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

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翰曰邾魯國也儀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深割顛女兒王之善曰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

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晉灼曰方言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

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益加也卒仆濟北囚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蒺藜擊之興

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

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今天子新據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

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向曰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

慎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

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

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云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

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善曰應劭曰章邯為

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

留也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敝善本人之

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谷關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善曰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孰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向曰陽為人抗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又曰畏畏其不成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齊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昴分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夫精誠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論明也兩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不同不也銑曰言左

右者不敢斥於王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五臣本無而燕秦不

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善本無者字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玉別和左

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
亦刑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
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
具五刑者也 向曰李斯忠諫於秦
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 **是以箕子佯** 善本作
陽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
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
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 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
狂而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 善曰以其計
謬故令後之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
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樣形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 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
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 **臣始不信乃**

知之 良曰知忠
而獲罪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
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
駐車也 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甚相悅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
傾蓋之間有
同故交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善本無
之字 **事** 善注同 向曰於
期為秦將得罪於
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
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
左手持其袖右手搯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
太子徐廣曰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古
以却齊

而存魏 善曰漢書音義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
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
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
剄齊兵遂却 翰注同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文三十九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

尾生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按

中山良注同何則誠善本作成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決音蹄善曰惡

謂讒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更烹一駿馬以食秦馱馱駿馬

名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中山字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五臣本少文侯字投以夜光之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

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贈以寶玉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

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鼻引脚

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郭璞三蒼解

註曰臏膝蓋也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別范雎摺拉脇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擊范雎折脇摺齒雎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摺折也濟曰范雎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摺脇雎得出亡入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河

爾雅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漢書音義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曰論語讖曰徐衍

負石伐子自理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

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

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人主

善本作主上字

之心

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

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

六韜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百里奚乞食於道

善本無道字

路繆

善本作穆字

公委之以

政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於

善本無於字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者

善本無者

豈素官於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向注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曰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

宋信子冉之

計囚墨翟

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

夫以孔翟

善本作墨字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濟曰宋魯曰宋

故云

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善曰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眾口鑠金

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

晏曰子臧越人也 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 此穆公為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盛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聖名善本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

也銑曰竒獨也公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五

本作矣善曰史記舜弟象教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

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鄆鄰 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

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

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不足侔而善本無三

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

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同翰注 翰曰五伯齊

萬湯武也 濟曰拘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南面行

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增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殺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 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善曰應

劉姪者觀其胎產 良曰紂剖比干 夫晉文公親其讎

而疆柔朝諸侯善曰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國語初獻公

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郊冀芮畏偪海納公謀作

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郊之謀告公章

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 銑曰讎謂寺人勃鞞

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袂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

難遂以 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此之謂也 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相公中鉤 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

而卒車裂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云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

裂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

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

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

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五

本作見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情素隳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五臣本於士善曰於上

愛惜也則桀之犬善本作可使吠堯而跖隻之客

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

非其主也吠音吠並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齊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使者然則荆軻沈善本作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諸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

罪燒妻子揚其灰也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特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云令吳王燔

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走見愛忌因以劍刺之善本無暗投人於道路善本無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帶輪囷去離竒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張

下本也輪囷離竒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

容謂彫飾柱頭左氏傳注容形容也銑曰眄顧也蟠木

曲木也抵本也輪囷離竒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

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向曰

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是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

法也伊管伊

尹管仲也龍逢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

比干皆忠臣也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張晏曰陶家名

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

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

其所欲故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

戰國策 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質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曰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上故曰七首短而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銑曰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元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擗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大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烏鵲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

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誣馳域外之

議善本作義字獨觀於昭曠之道也昭曠大明也今人

主沈於善本無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

為左右便辟侍惟墻臣妾所見牽制翰曰沈溺也惟墻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出而采其

疏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齊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阜飼牛馬廄也餘文

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

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自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

歌無所用心故醜之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藪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五臣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

進脅
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

而死 翰同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

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善曰漢書音義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

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眾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 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施

善本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

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

雖萬全無

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馳猶時有銜橛

渠之變

善曰張楫曰銜馬勒也橛駢馬口長銜也家語

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節橛而後鞭策之威銑曰馳行橛勒也

而況乎

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也

向曰豐草茂騁馳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翰曰萬乘天子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者禍故善

作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垂構曰畏懼瓦墮

而傷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鼻郎

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

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齊注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

德日月不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

性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臣秉願披心腹善本作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銑

效進恒傷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

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

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

鎖堅結其出不出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

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濟曰事之幾

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

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

難於上天變所以善本無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

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

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

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也今

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本作無窮之善本有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

極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

臣之所大惑也類監曰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

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

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息迹愚亦甚矣濟曰景影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諒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

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

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金渠而止水

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之逆求福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善本有也字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謂周君曰養由基者善射去揚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

人所得射者百發百中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比

則養由未解持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向曰基

初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

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五臣本作斷榦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綆字殫盡

也極之綆榦井上四文之榦常為及者所契傷也翰曰泰山之水雷以而滴穿其石也綆索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井

索用以而刻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濟曰靡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銖

曰銖權分寸索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而寡失善曰丈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石稱丈量徑

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良

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

大略斷之則定以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

先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抵字 善曰尸子曰千丈

樟初生可抵而絕廣雅曰搔抵也字林曰壯交切 銑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葉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 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 向曰 磨龍砥礪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石力公切尚

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父為逆謀 臣願五臣本 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枚叔善曰 漢書吳王卒兵西嚮以誅晁錯為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聲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音昨善本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 善曰胡

也 漢書金城郡有榆中縣 漢書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

數祚都罷大祚在洛反六國韓魏齊楚也 良曰言秦

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 六國韓魏 六國乘信

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善曰漢書音義

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又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

地資也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 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本作 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言地多十倍民多倍國之衆又倍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倍其來朝比之於秦今夫譏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親善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蚋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欺無成事也府內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

無事矣

善曰蚋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

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

言必欺無成事也府內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今漢親

誅其二公以謝前過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

是大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

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

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

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

奇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

善曰服虔曰吳苑也 韋昭曰長洲在吳苑名 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 蘇林曰以

海水朝夕為池 銑曰曲臺漢宮室名臨上路言

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 深壁高

壘副以闢城不如江淮之險

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闢城函谷曉武等關

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

疾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 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 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齊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

謂吳都廣陵

魯東海絕吳之饗道

善曰吳饗軍日海入河故命魯魯國入東海

郡以絕其道 良曰魯東海二郡也使之絕吳人饗饋之道

梁王飾車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

齊

王殺身以滅其迹

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聞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 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

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

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 杜預左氏傳注

掩匿也 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此事以章不可掩覆

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又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注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吳兵之急壁軍城臣竊哀

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

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諧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翰曰賤臣鄒衍也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

善曰淮南子

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下官每讀其書未

注曰襲入也齊曰襲及也

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諺曰

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又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顧冤之

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

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臣始不信今

乃知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善曰鄒陽書左

又願王熟察少加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善曰淮南子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

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向曰言

自微賤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淮南子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

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

是博文字疑聖飾詩書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

金華之殿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

也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五臣本作也

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善曰詩

日局影側身昔戒懼也凝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濟竊

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

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

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

得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

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二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

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溥伎良同善注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豔歌

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

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捨瓦投龜太子今人奉盤金軻用抵

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

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

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

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傳 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君燔臺

未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黜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十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莊子奔垺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向曰

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以補於王也 余文同善注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孟子曰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放至也左氏傳箴尹克

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 所天謂建平王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迹墜昭憲身限幽圜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圜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

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

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

下官聞虧名

曰墜陷也 昭憲明法也 限隔幽圜謂獄也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

善曰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

書曰每念至忽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

木石與獄吏為伍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

春秋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

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也 向曰涉 此少卿所以仰天槌 直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有 善本無也 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曰少卿李陵字也 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 下

官雖乏 鄉曲之譽 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丹

士無鄉曲之譽 則未可與論行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卧於豳啟石

之下 善曰 漢書谷口有鄭子真 蜀有嚴君平 君平卜筮

而授老子論曰 谷口鄭子真 耕於巖 次則結綬金馬之

庭高議 雲臺之上 善曰 漢書蕭育與朱博女故長安

著作之庭 東觀漢記建初元年 詔賈逵曰 南宮雲臺使出

左氏大義 濟曰 蕭朱結綬 謂相薦達也 金馬待詔 處也 高

議論政理也 漢宮有雲臺 退則虜南越之君 係單于之頸 善曰

越與漢和親 乃遣終軍使南越 軍自請願受長纓 必羈南越

王而致闕下 賈誼曰 行臣之計 請必係單于之頸 而制其

命也 良 俱啟丹冊 並圖青史 善曰 漢書高祖論功

同善注 白馬之盟 又有青史子音義曰 古 寧當爭分寸之末 競

史官記事 銳曰 啟開也 冊書也 錐刀之利 哉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 善曰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 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 鄒陽上書曰 衆

口鑠金 積毀銷骨 向曰 言毀讒之深 能銷磨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 近則伯魚 被名於不義

善曰 漢書直不疑 南陽人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 誤

持其同舍郎金已 而同舍郎覺 妄意不疑 不疑謝有之 買金

償後 告歸者 至而歸金 亡金郎大慙 范曄後漢書曰 第五倫

字伯魚 京兆人 舉孝廉 補譙國醫長 後從王朝京師 得會帝 戲倫謂倫曰 聞卿為吏 筭婦公 不過從兄 飯寧有之 耶 倫對曰 臣三娶妻 皆無父 少遭飢亂 實不妄 過人 食帝大笑也 翰曰 不義謂筭婦 公不 過兄也 余文同善注 彼之二子 猶或如是 況在下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善曰司馬遷吞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而僕又傳之替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

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取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

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無魚曾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善曰司馬遷書如僕尚

何言哉史記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子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

也善曰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

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向曰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鉗墨翟田光向軻吞舌而死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殞自殺也

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離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

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

者也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方今聖曆欽明天

下樂業善曰尚書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青

雲浮洛善本一作榮光塞河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

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同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西

洎臨洮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

時丁壯丈夫西至臨

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
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
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向曰皆邊名泊距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善曰揚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智贊
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莫英為曆宋均曰
炤景星為景星所炤也 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
義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

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善曰周禮曰以圜土
教罷民鄭司農曰圓

土獄城也 齊曰圓門亦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善曰家
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也

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云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 仰惟大

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况人乎

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沈首鵠善本
鵠字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
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徒稱無罪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敬駕獸悉斷其頭
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 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乃恩

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

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龍壽

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吐刺史周敞行部宿

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 銑曰交州刺史周

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窻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

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故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

亦不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性
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
制付使者
向同善注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善曰春秋合誠圖曰
黃帝布迹必稽功務

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魏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雖漢在四世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魏稱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防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善曰家語昔者舜

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

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

此漢魏之主不**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貢

足以繼想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也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也

幸親逢旦暮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者是曰暮之遇也向曰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

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

書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

時助已得承奉也法言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

室助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龍在天謂

帝建梁而登極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

世務助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惟君知臣見於善曰左氏傳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謹輒牽率庸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陋式訓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虫鄙已

用訓答也獎猶恩也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謹輒牽率庸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謹輒牽率庸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謹輒牽率庸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謹輒牽率庸

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謹輒牽率庸

彰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出鄙益
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也鄙皆謙詞也效呈也出輕鄙小彰露也

實音王惡愧也實置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卞彬字士蔚官

至綏建太守卒 濟陰卞錄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眡眡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眡真忍切眡休于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本無當賜字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歎

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此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濟曰緒亂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眡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翟湯

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

善曰廣雅貿易也銑曰裔嗣淪沉也言年代遷易後嗣

孤弱而沈塞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

哀歌

善曰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也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感沒也丘墳也孤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

慨自哀日月纏迫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

而增歎 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

序弘宣祖業 仲長子昌言弘之於教義 說苑聖王布德
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齊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臣而

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 善曰春秋元命包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 論語周任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
代 烈業泯滅也陳力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善

謂入仕 異代謂梁也 左氏傳凡諸侯薨于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良

曰渥厚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 善曰戰國策顏

樵於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蠲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

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
曰此刑久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敢謝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啓以聞謹啓 幸言非身所敢謝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 劉番梁與助為
尚書殿中郎父襲去職

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
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
見其辭切亦不 能奪 翰同注

任彦升

昉啓 齊曰昉家集諱其名但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
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 悼心失圖
還旨謂不許其辭

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 毛詩鼠思泣血 尚書坐以待旦 銑曰

言憂感深悼傷 昉 善本作 於品庶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
也失圖荒迷也 君 於品庶示均鎔造 賦曰品庶

每生倉頡菴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 向曰鎔造造化所
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于

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
曰子張字

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向曰干祿榮寵自技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

李

也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

宮不忍言也善本傳往從末官祿不代耕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禮記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

昏之半善曰禮記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

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良曰甘旨膝下之歡已

同過隙善曰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

之則是無窮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

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左傳人壽幾何向且奠醑外不

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覓若無主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

論語吾不與祭又祭

神如神在

王隱晉書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感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

祭無主翰曰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

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多喻善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

明八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

字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

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是知孝治所被爰

嚴命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至無心善曰孝經昔者明王之錫類所及匪徒

也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不任崩迫

之情謹以

善本作奉字

啓事陳聞

濟曰崩迫切急也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